



辨名考注

上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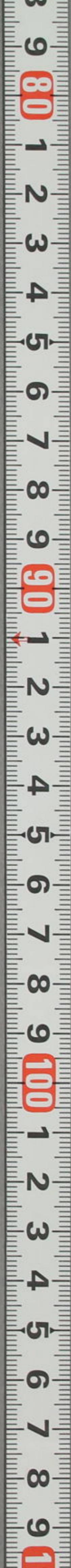
二  
四

服部文庫

117

319

2



117  
319  
2

辨名考註上之平目錄

義八則

孝悌一則

忠信三則

恕一則

誠一則

恭敬莊慎獨六則

謙讓遜不伐一則

勇武剛強毅五則

清廉不欲一則

節儉二則

公正直三則

中庸和衷八則

善良三則

義一

義八則

義亦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蓋先王之立禮其為教亦周矣哉然禮有一定之體而天下之事無窮故又

立義焉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見辨道二十二

章考禮樂相須樂未有離禮孤行者故曰禮義也者

人之大端也見辨道八章禮以制心義以制事見辨道十八

考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

足以盡之矣故古者多以禮義對言為是故也人多

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亦為先王之義故其



皆不通矣。蓋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曰義者宜也。禮記中庸文先王既以其千差萬別者，制以為禮。學者猶傳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謂禮之義也。禮儀有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禮記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而其以空言傳者，是所謂義也。故禮義皆自古傳之，豈非先王之義乎？韓退之曰：行而宜之之謂義。韓文原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孟子梁惠王篇，朱註是皆不知義為先王之義，乃取諸臆以為義也。夫取諸臆以為義，是非義之義所由生也。孟子離婁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義二

以

義大人，朱子本於孟子義內之說。告子篇，告子曰：食不為也。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也。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春秦人之長，無以異於春吾之長，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老長亦有不與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人。非由內也。公都子曰：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曰：敬弟。子曰：彼將曰：敬叔父，曰：敬弟。則誰敬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兒，斯須之敬，在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然孟子之意亦謂之

王率人性以立道故義有所合於人心耳豈以義為

性乎性理字義仁義禮智信第一條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

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五行為土之神

神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五行為土之神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五行為金之神

先王之意本為安民故也且其聰明睿智之德通天

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故所立以為義者千差萬別各

合其宜是豈人人所能哉且不知義以安民為本徒

據宋儒之說取諸其臆以為義是後世之說雖若可

義三

觀而其所以鑒於先王之道者為是故也又如以裁

割決斷為義性理字義仁義禮智信第五條義就心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

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判

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也利及然物來觸之

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割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

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固出去便須能割判當出不

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

之有比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

之謂義則是就外亦執先王之義而以此裁割決斷

已苟不知先王之義則猶空手裁物安能之乎又人

多以義理並言如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見孟子子告

子篇孟子富歲子是也是亦不知義者之言也假

日行可百里而不可二百里是理也。必求其二百里  
 是非理也。一日而百里。二日而二百里。是謂之合理  
 而已矣。未得謂之合義焉。猶之行百里。諸侯朝天子  
 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禮記曾子問  
 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  
 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  
 奔父母之喪者乎。又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  
 答使者。盡哀問。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  
 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是所謂禮也。去父母之邦。遲遲吾  
 行。宣窮日之力哉。  
孟子萬章篇孔子之去齊。接折而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義四

之道也。公孫丑篇孟子去齊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  
 出。書於心。猶以為速。王庶幾之。予豈若是小大  
 夫然哉。諫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  
 窮日之力。是所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而若禮與  
 義。非君子則不能知之。故人之不為非理之事。未定  
 以為君子。唯不為非理與非義。然後可以為君子也。  
 故以義理並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人有恒言曰。是  
 某詩之義也。是某字之義也。是豈有裁割斷制之意  
 哉。亦以古來相傳者。名為義已。如詩有六義。毛詩序  
 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豈裁割斷制之音。昔以

謂用詩之道古來相傳有此差別已又如老子所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老子三十八章語是雖譏聖人之道乎亦可見古人以古言  
言之其意以仁義禮為先王所造為非自然之道故  
有是言已告子義外之說亦然若使告子果不知義  
則孟子必辯之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外則知  
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王之義  
為義也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丑公孫又曰人皆  
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而義不可勝用也盡心是

義五

裁割斷制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之心是故匹  
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論語意問篇豈若匹夫匹  
而人莫之知也是豈義哉且人之所不為者豈皆合於義乎  
孟子而以此為義亦妄已故知孟子之意必不爾也  
古之君子行一事出一課不取諸其臆而必稽諸古  
援先王之禮與義以斷之是以古人有所論說必引  
詩書者以斯道也又如仁齋先生以義為德其言曰  
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語孟字義  
禮智之總名又曰為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其為是據孟子之言為

解然其所謂所當為所不當為者吾不知自取諸臆歟將取諸先王之義歟若自取諸其臆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者已若取諸先王之義則豈可以為德乎其謬可見已嗚呼先王之制義誠亦上無所誓而獨取諸其心是其所以為聖人也後之君子學成其德者其或一二取諸其心者亦何無之然是又非人人所能矣無規矩故也後儒之教人乃舍先王之義而使自取諸其臆豈不謬乎是無它不知孟子之言皆有所為而言之而必欲援其言以為解故也辟

義六

諸醫以藥治病病愈後猶服其藥弗已惑之甚者也古者未有以義為德之名者唯周禮六德有之前益以大司馬之材言之也大司馬掌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事而賞罰黜陟以當乎義為貴軍旅田獵皆取當於急遽之際故非孰於先王之義應變不謬者不能已然是士君子之本業凡仕者皆然故它書莫有以為德者也如曰義士也曰義人也桓公二年左傳鼎子維邑義士猶或非之戰國趙策讓欲為智伯報讐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史記伯夷傳武王代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安及于女可謂孝也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傷公十九年傳  
義士猶曰薄德



扶而皆以其所為合乎義遂贊其人之言也皆以一事言之其實非以為德之名也

如曰君臣有義也孟子滕文公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主臣言之益君統其全者也先王之道在安民是以

非仁人則不能任道矣故曰為人君止於仁大學臣

亦任先王之道者也然君統其全而臣任其分各有

官守孟子公孫丑篇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各有所事千差萬別非義

則不能故以義為臣之道也如教子以義方隱公三年左傳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

義七

淫泆所自邪也四亦謂教臣之道也各有官守彼不

通此是之謂方唯義為爾論語曰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微子篇子又曰行義以達其道季氏篇孔謂仕

以行其所學先王之義也

易大傳曰何以聚民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下繫辭文也論語曰見利思義憲問篇孔又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篇孔是民以營生為務故

以財利為心者民之業為爾君子學先王之道仕以

其天職故以義為其道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亦其

序 5

舉仕者所務官守之事言之理財者冢宰司徒司

之事周禮天官冢宰之職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幣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

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又地官大

司徒之職以土物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

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欽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又

冬官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鄭玄注百工

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

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

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陸德明曰鄭云此篇司空

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

者記錄以正辭者宗伯之事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吉

備大數爾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

嘉禮親萬民小宗伯之職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等用

左傳桓公六年禁民為非者司馬司寇之事也夏官

祝史正辭信也禁民為非者司馬司寇之事也夏官

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

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誥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

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又秋官大司寇職掌建邦之三

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

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

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原糾暴

造禁民訟以兩劑禁

民獄以嘉石平罷民

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見辨道二十萬

世奉以為道而其片辭隻言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

之府者不亦然乎至於詩之為義之府則人多難

義八

解矣夫古之詩猶今之詩也其言主人情豈有義  
之可言哉後儒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見辨道考注皆不  
得其解者之言已蓋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苟不  
知人情安能通行天下莫有所窒碍乎學者能知人  
情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以詩為義之府者必併  
書言之已是先王之教所以為妙也豈淺智之所能  
知乎

有曰德義之經者傳公二十四年左傳富辰德以人言之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德以人  
言之義以事言之故古有是言如德之則義之府亦

以德義對言

有曰天之經地之義也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子大叔曰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贊禮之言也經者謂禮之大者能

持衆義如經緯之經焉義者謂禮之細者各制其義

焉所以謂之天地者贊辭已

仁義並稱六經論語莫有是言矣主行之故也七十

子而後以論說道藝為務論說之弗已日見其趣愈

益自憲以言之亦自不覺其流於玩先王之道也是

勢之所必至道之汚隆繫焉禮記檀弓子思曰昔者

序

隆則從而隆道於是乎以仁義並言遂至於以命

王之道已然其初去聖人未遠故其言亦不謏於道

如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

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說卦傳

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夫先王之道雖博乎莫

不歸於安民者是所謂仁也然仁不可以言盡焉故

作禮樂以教之是所謂藝也義亦先王所立諸書所

載是也先王之教立禮義以為人之大端見前故書論

語中庸皆以禮義並言尚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語子路篇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又衛靈公篇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惠按中庸無禮義並

言者而不以仁義並言何則仁者大德也非義之倫也

禮義皆道也非德也仁義並言則比其非倫而遺乎

禮故古之教不然然至於論說道藝則有時乎以仁

義並言如禮運說卦之言焉禮運之所論說者在禮

也故以仁義贊禮之德已先王之禮雖繁乎莫不歸

於安民者則仁其統也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見前皆有

義存焉是仁統其全而義分其細故曰藝之分仁之

節也集衆義而禮立焉仁成焉故曰協於藝講於仁

講如講若畫一之講漢書曹參傳參為相國三年燕  
法講若畫一顏說卦之所論說者在易也故亦以贊  
師古曰講和也易之德已陽大而莫不統焉故喻以仁陰小而有所  
別焉故喻以義陰陽相須不可得而離渾渾淪淪何  
往非往差差別何往非義是易禮運皆雖以仁義  
並言然未嘗歧仁義以二之其所以不盤於道也又  
如樂記曰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春作夏長仁也秋斂  
冬藏義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  
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鄉飲酒之義

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  
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渾厚之氣始於東  
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  
也凡此之類亦雖皆論說道藝之言然既已歧仁義  
而二之有以盤乎孔門之舊者也及其末流聖人之  
澤將斬儒者之道日卑紛然與百家爭衡於戰國之  
際唯咸輔頰舌是務周易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王不  
復道先王之法言自取諸其臆以求勝墨氏尚仁揚  
氏及刑名諸家無仁亦無義孟子盡心篇孟子曰易

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遂以仁義命諸聖人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以別之而不知遺乎禮如表記所謂厚於仁者薄於  
 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及孟子以  
 惻隱之心為仁羞惡之心為義是也是其意以救民  
 為仁誅亂賊為義如日月之代照也如刑賞之迭用  
 也然後道備而不偏焉其言井然若有條理焉荀子  
篇井井兮其有條理也粲然若可聽焉而自不知其  
 與先王孔子之道背馳也夫天地有生殺人有善惡  
 故聖人固好善而惡惡刑賞於是乎生然聖人之所

以好善而惡惡賞之刑之者仁而已矣故其立禮義  
 也以此君子之行禮義也亦以此故仁義並言者非  
 矣孟子諸家之意亦從夫義有差別而見其有所不  
 為之意孟子盡心篇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不忍  
 又推諸人心以見惡惡之心之為義遂配諸仁以命  
 道焉蓋其初以仁義贊乎禮則物尚在焉其卒直以  
 仁義命諸道則遂失其物學者徒以仁義之名求道  
 故也亦由其時論說方盛喜言其精微而義離禮而  
 孤行古言漸廢故耳自此之後仁義之道遂為千萬

世儒者之常言亦不稽諸古之失也觀彼後世君子  
 若宋諸老先生者其語學也務言脩善而去惡擴天  
 理而遏人欲見辨道章九章考注而不知先王之教唯道其善  
 而惡自消也其語治也務言賞君子而罰惡人性理大全  
 治道總論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  
 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  
 其理而莫敢不如其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  
 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  
 賢不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  
 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  
 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其宰執秉持而不散  
 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  
 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而  
 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而

不知先王之道唯在舉仁者而不仁者自遠也其論  
 人也務備其長短得失近思錄觀聖賢類明道先生  
 短其過少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雄  
 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惡道董仲舒曰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即至揚雄規礪又窄狹矣林希謂揚雄為祿  
 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  
 得是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  
 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  
 為曹公所取而興劉氏可也又諸葛武侯有儒者  
 氣象文中子本是一德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而不  
 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知先王之道唯在用其長而天下無棄才也察其源

亦未必不自孟子道之則毫釐千里之差豈可忽乎

學者審諸

孝悌一則

孝悌不待解人所皆知也但古稱至德者三泰伯之

讓文王之恭及孝稱至德要道共見前是也人無貴賤

莫不有父母父母生之膝下今文孝經親生之膝下如

它百行或強壯禮記曲禮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

欲行之乃能行之唯孝自幼可行它百行或非學無

能行之唯孝心誠求之雖不學可能親者身之本身

者親之枝

禮記哀公問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

為孝之至

中庸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臣下

必以立身揚名顯其父母為孝之至

孝經開宗明誦唯孝可以感天地應感章孝之至通於神明光於

無所不及是其所以為至德也和順天下必自孝

弟始今文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

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論語學而篇

序



燕禮夏后氏以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故先王之宗廟養老之禮以躬教天下

禮記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又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又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

也。是其所以為要道也。孝弟忠信孔門蓋謂之中庸也。

中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者君子胡不慥慥爾解云所求乎子者孝也所求乎臣者忠也所求乎弟者悌也所求乎朋友者信也孝弟

孝悌二

忠信四者中庸之德行也是皆非極高至遠之事故學先王之道必由孝弟始以其為不甚高人皆可行之事故學先王之道必由孝弟始

論語篇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辟諸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也登高必自卑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告子下篇是之謂也謂其可以馴致仁賢之德也雖然後儒喜論說之甚遂以仁孝一之

而篇海程子曰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悌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悌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

孝經

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大注朱子曰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又云譬如一粒粟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性理字義忠信第一條孝弟便只是仁之實非也孝自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

孝仁自仁君子惡舉一以廢百孟子子盡心篇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而廢百也段使一孝而足矣則江草王祥既為聖人焉

江草字次翁後漢書有傳王祥字休徵晉書有傳皆以巨孝聞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篇言雖有孝弟不學未免為鄉人也

是又學者所當知焉雖然周官師氏既立至德敏德

見足以盡一切更立孝德以教之可見雖有它不善苟有孝德則先王所取也先王之重孝若是夫

忠信三則

忠者為人謀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或代人之事能盡

其中心視若己事懇到詳悉莫不至也禮記表記子曰

亂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鄭玄周禮地官大司徒

六德注曰忠或以事君言之論語八佾篇定公問君

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宣公十二年左

傳士負子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

稷也或專以聽訟言之禮記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乘其聰明一致其忠愛以盡之又見家語五刑解孔子答仲弓

語聽訟亦事君居官之事然五刑之屬三千尚書呂

之屬千剝罰之屬千剝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至為繁

細而民之懷詐獄訟之情難得彼此構死苟非能體

其情則不得其平故周禮六德忠為司寇之初焉左

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莊公可以

見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忠為政事之科說

述而政事者代君之事故以忠命之

信者謂言必有徵也世多以言無欺詐解之苟以言

必有徵為心則無欺詐不足道如信近於義言可復

也論語學而篇有子之是其言雖有徵必欲合先王

之義若言不合義則雖欲踐其言亦有不可得者其

究終至無徵也朱子引約信曰誓而訓信為約朱熹

篇注信約信也大全小注勉齋黃氏曰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

信二字是不知其解已又如民無信不立顏淵謂民

信其上也慎其號令不敢欺民則民信之矣然信之

而畏不如信之而懷故必能為民父母而後民信之

至焉它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學子而及言忠信行

篤敬雖蠻貊行矣衛靈公篇皆主見信而言之大氏先王之道為安民立之故君子之道皆主施於人焉苟不見信於人不見信於民則道將安用之然不見信之本在我君子貴信者為是故也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亦雖朋友之交非若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之比學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故淺乎言之然朋友者所以游揚其聲譽漢書季布揖布曰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達之於上者也故中庸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是先王

信二

所以立朋友之道命之為信故也後之君子或嫌其有所求而為之故止責其信而不及見信之意其弊或至於獨立絕物以為高也矯枉之言漢書諸侯王表矯枉過其正節古曰橋與矯同枉曲正曲終非先王為道不遠曰橋又見後漢仲長統傳人之意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學者察諸又如文行忠信信為言語之科言語之道貴有徵故以信命之如曰言有物周易家人卦象傳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禮記緇衣言有物而雖美空言無徵豈敢望宰我子貢言語之科哉論語先進

篇言語字  
我子貢

忠信連言亦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如主忠信論語

學而及顏淵亦以此為主也忠信之人亦謂能此之

人也曰主忠信義顏淵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記

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

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禮義者先王之道也忠信者中庸之德也登高必自

卑行遠必自邇故學先王之道必以忠信為基如易

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脩辭謂學詩書也立其誠謂學禮樂也詩書義之府

忠信四

也故與從義可以學禮其意相發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則雖

有忠信不學未免為鄉人也祇學先王之道不依中

庸之德則基之不立欲行遠登高亦不可得矣是孔

門所以貴忠信之意也孝弟忠信均為中庸之德說

孝悌則乃舍孝悌獨以忠信言之蓋其人未學而能孝

悌是得諸性者也其人或厚於內而薄於外則未可

以施於人焉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多主施於人

者言之忠信皆施於人者也且有以它人之事為己

者

肆

中德章按又見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朱注觀下文嫌字狹之言引論語為優

任意故特以忠信言之者近於道也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性理字義忠信第二條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已且盡己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去不復顧之曰我既盡我之心矣是不知忠字有懇到周悉之意故也以實亦非信字之義矣程子動求諸心故作是解已古止就言語上言之豈必求諸心乎仁

忠信五

齊先生曰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為多寡以為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語孟字義忠信第一條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皆就接人上言夫做人之事如做己之事謀人之事如謀己之事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為多寡以為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又忠信二字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也又信字有與人期約而踐其實之意論語集注曰信約信也古人有信如四時信賞必罰等語皆此意惠按信賞必罰即宋見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篇及漢書宣帝紀贊即宋儒之說也性理字義忠信第二條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亦不知古亦以施於人者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

忠信考

之解可謂曼已仁齋先生又曰忠信皆就接人上言  
 是措辭之未善也忠在事君及為人謀豈特交際乎  
 又曰忠信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是亦見彼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而妄解者也不可從矣至於先儒以忠  
 信如形影者則仁齋先生駁之是矣語孟字義忠信  
 忠信自是信故有專言忠者有專言信者而夫子之  
 四教以文行忠信並言則忠與信本是兩事益明矣  
 而先儒以謂忠與信若形影然又曰忠信只是一事  
 而相為內外本末終始蓋未深致焉耳惠按性理大  
 全朱子曰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  
 而觀謂之信又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  
 恕不出來上蔡謂忠恕為形影不謂忠信也

恕一

恕一則

恕之解見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此八字

一見於答仲弓是正文也再見於答子貢是註入正

文也顏淵篇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又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上文

曰其恕乎傳論語者乃以此八字解恕字耳故中庸

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

祇恕於文如心為恕說文長義如故己之所欲以施

於人亦恕也然其事廣大非學者所能且人心不同

襄公三十一年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所欲或殊  
 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所欲或殊  
 故止以己所不欲言之耳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也已近譬諸己心是恕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篇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  
 仁之方是乃未能立之達之則僅不施其所不欲已  
 故曰仁之方也忠恕連言者忠亦以恕行之為久謀  
 代人之事者亦近譬諸己心而後能視人之事如己  
 之事也程子以推己為解里仁篇朱注程子曰以己  
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無不可者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古來相傳之說

恕二

何更為辭而程子更為辭者乃嫌其止言所不欲而  
 而不言所欲其義似窄故已然既以推己為說則或  
 至於以小人之腹窺君子之心者昭公二十八年左  
傳曰及饋之畢願  
 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世亦有之唯務  
 說度子高曰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亦有之唯務  
 明白齊整而不能深長思之宋儒之病皆爾仁齋先  
 生曰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之心  
 而不以刻薄待之乃引書札中恕宥恕察等文語孟  
字義  
 按恕字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之  
 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也今筆札中有恕者恕察寬恕  
 等語意皆相稱矣惠按此文語孟字義舊刻本載之  
 今本無此蓋東涯所刪也物子見舊刻本故云然



然其義比自盡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之中矣且所謂寬宥不刻薄者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長之成之輔之養之之意無往不在則不唯恕字為然已乃懲於宋儒刻薄之弊故有是說耳又不知論語多注入正文者故於曰其恕乎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疑其意重複也語孟字義忠恕第 二條程子曰推之要蓋恕以後之事也程子所謂推己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蓋因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及子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既重複故知恕字之義本非推己

之意夫子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若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夫子子貢直可以恕字命之而不可敷衍其詞若此甚繁也觀夫子答子貢曰其恕乎而於其下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知推己即行之要而本非恕字之義也且中庸曰忠恕違道不远而其下續之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見推己之道非徒可施之於恕亦可施之於忠不可獨以推己訓恕至於引子貢所謂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自不知踵宋儒之誤也大氏忠信僅足為學問之基而忠恕乃為依於仁之方故古人言忠恕者大於忠信學者思諸

誠一則

肆

誠者謂發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纔欲誠則涉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故先王孔子之教有忠信而無誠以其不可以為教也。其見傳記者曲禮曰：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神也。故禱祠祭祀貴誠。然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由禮行之自然誠至。故云爾。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是伯高既死，死者無知，故孔子惡不誠。又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

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子思之語。是言凡有發我中心所欲為者，則為之而無復顧慮，是誠也。信謂不疑也。凡心有所不安者，則不為，是信也。皆待死者之道也。郊特牲曰：用犢，貴誠也。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適諸侯。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是祭天與天子適諸侯，膳皆用犢，犢無知者也。天之德誠，故用之。尊天子比於天，故亦用之。僅此類已及於老氏之徒，謂先王之道為偽，而子思作中庸言誠者始盛焉。詳于辨道考注，然其

意謂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神也性之德也聖人  
 之德也天地鬼神皆無思慮勉強之心者也故以誠  
 為其德雖匹夫匹婦之愚不肖其所得於性者皆不  
 思而知不勉而能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  
 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  
 有所不能焉又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性之  
 德也性者人之所得于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  
 之於道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以至誠稱之誠之  
 者謂學先王之道久與之化習慣如天性則其初所  
 不知不能者今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出於學習

之力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道在外性在我習慣若  
 天性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少道與性合而為一  
 成則若性習慣若自然也故曰合外內之道也故其大要在學以成德成德則  
 能誠是中庸言誠之大畧也中庸子曰鬼神之為德  
 聽之而不可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詩曰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  
 此夫又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  
 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  
 也又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唯天下至  
 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  
 不同聰明聖知達天  
 德者其孰能知之大學誠意亦爾謂物格則知至

而自然意誠也其用切全在格物而知至以下皆其  
 傲已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文官所  
 謂修辭立其誠亦謂學禮樂以成德已宋儒昧于古  
 言加以好尚之偏故其解二書謂學庸皆失文義或以  
 誠為實理為實心為真實無妄種種之解益精益求精  
 朱子語類誠者天之道也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  
 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  
 者也性理大全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  
 易者也大學章句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

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皆不得  
 無欺也中庸章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自慊而皆不得  
 於辭之失也如仁齋先生以誠意與誠身爭其優劣  
 語孟字義意第二條意字亦是不必用功夫字按語  
 孟中庸皆不說於意上用功夫故孔子說主忠信中  
 庸說誠身而孟子專說存心養性皆未嘗有誠意之  
 說何者學脈自有照應言此則不須言彼言彼則不  
 須言此且觀子絕四毋意則不於意上用功夫益彰  
 彰矣中庸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與欲  
 誠其意先致其知甚相切夫急促學者不容不辨殊  
 別一則氣象盛大一則切夫急促學者不容不辨殊  
 不知身者我也凡身心相對出于佛書法實經曰心是地性是王  
 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  
 身心壞法華經若持法華經其心身清淨義楚六帖  
 卷一法王利見部名性行業一身心二力註俱舍論  
 佛身力觸處為性節節葉佛數卷以覺為性又病乘

身法數卷六載如吾聖人之教凡言身者皆對道藝言

道術倒置

之禮記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鄉飲酒  
身也義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道術者將以得  
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仲  
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道藝雖在外習之熟則成德  
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於我是謂誠身德成則知自至知至則其好仁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禮記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其用功全在習道藝而熟之大學中庸豈有異義哉  
如誠於中於外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學者難其解者其說  
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誠五

者

解緣孟子性善所獨已中庸所謂生知安行中庸或  
之或安何唯聖人哉匹夫匹婦皆有所生知安行如  
饑而食渴而飲皆不思而得不勉而能亦生知安行

也故習意成性者惡亦誠矣是誠本非先生所以為  
教者子思為欲闢老氏故始發此義豈必執以為美

德哉又如仁齋先生以無妄無偽爭其優劣亦不知  
朱子意謂無虛妄已其所謂春當溫而反寒夏當熱

而反冷夏霜冬雷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  
豈可為虛妄乎東坡所謂人無不至惟天不容僞謂

所

新德報

其不容人偽已非謂天不偽也嗚呼天豈可以偽不  
 偽言乎是其於今言猶未知之況於古言乎語孟字義誠第  
 一條誠實也。一毫虛假無一毫偽飾正是誠朱子曰  
 真實無妄之謂誠其說當矣然凡文字必有反對得  
 其對則意義自明矣誠字與偽字對不若下以真實無  
 偽解之之最為省力北溪曰誠字本執天道論只是  
 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  
 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萬古  
 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然春當溫而反寒夏當  
 熱而反冷秋當涼而反熱冬當寒而反暖夏霜冬雷  
 此桃李華五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為不少焉豈  
 謂之天不誠可乎蘇子曰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  
 此言得之矣惠按蘇子語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恭敬莊慎獨六則

恭一

恭者德之名也謂不自高也倨之反也宋儒乃有恭

主容敬主心之說者論語學而篇大全小注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

故曰恭也又子路篇朱注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

主容貌而言敬是主事而言敬非矣凡見於貌者本於心未有

心無恭敬而能貌恭敬者矣性理字義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

能恭者亦未有外故恭敬皆在心皆見於貌恭敬之

之分恭主己敬必有所敬為異耳故敬曰敬之詩周頌敬

之篇敬之敬之天維顯思論語公冶長恭不曰恭之

堯之允恭尚書堯典曰若誓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庫

舜之恭己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尚書舜

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皆謂不自高

不自聖不敢輕視人也如堯知鮌之方命圮族四岳

曰試可乃已則用之

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其咨有能俾人僉曰於鮌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欲作禮樂則登庸舜

舜典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

時叙賓四門四門穆穆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

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

群牧班瑞于群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又堯典帝曰

疇咨若時登庸又舜典舜生三十徵庸 是恭也如舜之好問好察邇言

禮記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是恭也如孔子稱子產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論語公治長篇 恭敬之分可以見己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離婁上篇 亦以不輕視其君為恭以

敬其事為敬孟子交際何心也曰恭也曰卻之為不

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萬章下篇 亦不輕視人也

孟子稱柳下惠不恭也公孫丑上篇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由君子不惠之意，謂天下無有道之君，故曰焉往而不

由也。論語微子篇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

三黜。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其視鄉人如螺贏與螟蛉

如螺贏之與螟蛉。李軌曰：螟蛉，桑虫也。故曰爾焉能

浼我哉？是皆輕視人之甚，故謂之不恭。恭字之義可

以見已。

敬者謂有尊崇而不敢忽也。如敬天敬鬼神。共見辨

道篇第

所

敬一

於下有此  
考暫存此  
經再考而  
可十字

敬

此條亦屬  
存此經再  
考亦可十  
三字

十一 章 敬君。孝經廣要道章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

萬人說孟子離婁上篇不以舜之敬上。萬章下篇用

所以事堯事君者不敬其君者也。敬上。下敬上謂之

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敬父母。孝經天子章敬親者

君傳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兄。見上敬君

盡心上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敬其兄也。敬賓客。禮記曲禮

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敬賓客。大夫士相

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

拜主人。又鹽鐵論刺復篇堯舜舉舜也。賓而妻之。桓

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之。匹夫皆以有

所敬言之。仁齋先生駁宋儒持敬者是矣。語孟字義

條敬者尊崇奉持之謂。按古經書或說敬天或說敬

神或說敬君或說敬親或說敬兄或說敬人。或說敬

神或說敬君或說敬親或說敬兄或說敬人。或說敬



事皆尊宗奉持之意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惟夫子曰修己以敬仲弓所謂居敬而行簡二語似乎今之所謂持敬主敬之功然觀夫子曰修己以敬而下又曰君子修己以安人仲弓曰居敬而行簡而下又續之曰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則此二語祇歷觀六經亦以敬民事而言非徒守敬字之謂

**其言敬者居多矣如祇**尚書舜典祇載見瞽瞍爾雅釋詁儼恪祇翼謹恭欽寅懞

**敬也**尚書康誥庸庸祇

**肅**太甲社稷宗廟罔不祇肅毛詩何彼穠矣篇曷不肅

**祇**又無逸治民祇懼

**雞王姬**小雅小宛篇人之齊聖飲酒温克文公二之車

**齊**年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禮檀弓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莊**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泣

不誠**寅**尚書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又舜典夙夜

不莊**寅**惟寅直哉惟清又皋陶謨同寅恊恭和衷哉

敬二

又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然**恭**堯典允恭克讓又

寅畏天命又周官寅亮天地

**天**之罰又洪範貌曰恭云云恭作肅

**欽**堯典放勳欽

又周官恭儉惟德又君陳令德孝恭

**止**率乃祖所行

**畏**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詩小雅雨無正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禮記曲禮卜筮者

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

禮也周易震象傳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其言雖殊**

**皆敬也究其所以然之故蓋先王之道以敬天為本**

**奉天道以行之人之奉先王之道將以供天職也人**

**唯以天為本以父母為本先王之道祭祖考配諸天**

**是合天與父母而一之是謂一本**孝經聖治章曾子

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故親生毓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君者先王之嗣也代天者也故敬之民者天之所以命我使治之者也故敬之

尚書高宗彤日祖己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又仲虺之誥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又泰誓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壹明作元后元佑作民父母又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身者親之枝也故敬之

禮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孝子也

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

敬三

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

是先王之道所以敬天為本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之心毋不敬

曲禮上毋不敬儼若

經傳言恭敬亦有不言所敬者焉如居處恭

論語子路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德章按本文下當有執事敬三字

居敬而行簡

雍也篇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脩己以敬

憲問篇子路問君子曰是也居云居處云者如居仁之居

孟子盡心上篇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

亦謂居身於敬也宋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儒之學主理貴知故其見六經言敬居多而不得其

說則歸諸心持敬之說所以生也論語顏淵篇仲弓

持己性理字義論持敬工夫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

虛如入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

切蓋主理貴知者不信鬼神不敬天以為天理也

八佾篇王孫賈問曰鬼神陰陽之靈也

中庸第十六章章句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神陰

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

反而歸者為鬼理在我苟能盡理則天在我矣是其

其實一物而已

心既傲然不恭矣以此而求敬之說所以不得其解

也故徒持其心不使出入命之曰敬夫持其心者亦

敬四

且所不為也傳燈錄卷第四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

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

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

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

念生起法未嘗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

慮乃便多色既不閉心境從何處不發師曰閉目不

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仗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

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乃變為境若以心

曳心還為覺所覺從之隨二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

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

知自無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

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

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亡皆相似辟空知

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  
恰心用心時若為安穩好師曰恰心用心時恰心無  
心用曲譯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心用常  
用恰心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云云 故徒

欲持敬者未有能成者矣朱子晚悟其非乃曰有所

畏而然大學或問第一條大全黃氏曰且將自家身  
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

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

畏字近之其意精矣蒙引同性理大全卷三十七恭  
敬部朱子曰敬是畏底意思貝原損軒敬說亦云朱

子晚年之說曰然未悟其主理貴知之非則雖悟猶  
敬者畏字近之

不悟豈不哀哉仁齊先生負英邁之資抱特見之智

然其不知古文辭也是以不能讀六經則不知敬天

敬鬼神先王之道以此為本故能知朱子持敬之非

而不自知其猶未離宋儒之域也猶且傲然自高獨

任其臆而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是其論敬而曰

徒謂敬民事者見上仁齋先生駁宋儒持敬者是矣  
下考論語古義雍也篇居敬而行簡

章臨民之道居之以敬則事立故民不慢行所以有  
之以簡則得要故政易行所以為可也

所不通也豈不惜乎學者察諸

按經傳所言有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論語堯  
曰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禮記  
中庸此主宗

廟朝廷之上行大禮言之至於居不容論語鄉  
黨篇申申

矢矢迹而篇子之燕居申則有不必然者焉宋儒不

知一張一弛之道禮記雜記下子貢觀於蜡孔子曰

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非為也一弛

一弛文武專務矜持至於有不近於人情者焉亦不

知敬之本於敬天而徒持其敬故耳夫先王之道敬

天為本詩書禮樂莫不皆然故學者苟識是意則學

習之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必持為若或以念念

敬天言之則亦與持敬何擇也

慎獨一

與義皆多以施於人者言之學者視以為道藝周禮

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而不務成德於己者衆矣故又有慎

獨之言其見於傳者唯大學中庸禮器有之禮記大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庸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禮器禮之以少為貴者

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以稱

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

也獨者對人之名慎者留心之謂也言道雖在外然

當留心於在我者而務成我之德是慎獨之義也本

非敬之謂矣中庸大全雙峯饒氏曰戒慎恐懼便是

之只是慎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

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

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為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又非有未發已發之說矣朱子語類中庸部未涉思即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萬不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而旋安排也今說為臣必忠為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又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繞繞有所感便是已發却不泥著謹獨是從戒謹恐懼處無時無處不用力到此處又須謹獨只是戒謹一休事不是兩節中庸輯畧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

慎獨二

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躬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知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問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及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亦云允執其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從之守之乎求之於心而己此心之勤出入無時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

淳子考

中者具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者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亦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皆可見呂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初謂赤子之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恐孟子之人亦然更不曲折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然者為未發友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耳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常者感而遂逆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大底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中庸大全朱子論慎獨云

慎獨三

至

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不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知此否曰此說知善宋儒之不知學聖人之道而直欲學聖人也見夫誠無息而急欲學之遂立未發已發之目欲其無間斷中庸二十六章章句故有戒懼慎獨之說又其專求既無處假自無間斷故有戒懼慎獨之說又其專求諸心也故以獨為人不知而我獨知者中庸第一章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若見顯而過此者是而急欲就一念之微以施其力是杜撰妄說標注杜撰防也猶備

詳考

事文類聚  
可考李遠  
漢洛崇德  
疑可考

也撰具也述也凡事本無義理無事實而造述其辭  
 姑取防備者謂之杜撰或曰杜姓之人所撰多誣故  
 凡誣者謂之杜撰非也野客叢書儒釋筆陣釋注杜  
 點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唐皇甫  
 其撰八景經其中多載無本據事如鬱字分之為林  
 四郎故事元本據謂杜撰觀鑣門標伽无師承曰之  
 杜撰或云杜氏撰八陽經其注尤鄙拙其實未詳故  
 曰杜撰八陽經自有三十部見或曰誤書杜字通成  
 撰魚魯口刀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其意蓋以動容  
 之類也同

周旋中禮者為聖人孟子盡心下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曰堯舜性  
 之者也湯武反之也云云朱注細微曲折無不止禮  
 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

是豈足以為聖人哉段使其果為聖人然其動容周  
 旋所以中禮者亦習以成德則有不期然而然者已

慎獨四

豈容直就心施其工哉夫先王之教如化工生物史記  
 賈誼傳鵬鳥賦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  
 炭兮萬物為銅楚辭造化為工莊子大宗師若化為  
 物孝風按郭注及疏訓若為從與此意少異二程全  
 書易說係辭部程子曰知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  
 譬之化工生物且知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  
 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自相類然不若化工所生  
 自有一般生意又事文類聚天習慣如天性見誠一  
 時部共詳于論語微學而章考

豈容力哉宋儒之教如工人作器夫玉石土木可攻  
 以為器心豈玉石土木之倫哉故先王之教唯有禮  
 以制心耳尚書仲虺義制事以禮制心以外此而妄作豈不杜撰  
 乎是其未發已發戒懼慎獨之說自以為動靜不遺

詳考



精密之至而終莫有遵其教以造聖人之域者可以知已

諸書又有恭敬連言者禮記曲禮是以君子恭敬擗

篇恭敬之心禮也亦其義相關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為本故

不敢自高是恭敬所以連言故也蓋堯舜之所以不

敢輕視其下者為天意不可知故也天或誘其衷傷

二十八年左傳六月晉人復衛侯武子與衛人盟

于死漢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

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文成公十二年晉侯使呂

相絕秦曰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幾死我君寡我

襄公送我殺地奸絕我好我保域殄滅我費滑散

離我兄弟第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

恭敬一

又鮌事見第一則堯知鮌云又帝曰云云見第一則考

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敵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不克逞志于我又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獻

捷于晉我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切又定公四年天誘

其衷致罪於楚而君又矜之哀則鮌驩堯尚書堯

公十六年天誘其衷獲鬲守封焉則鮌驩堯尚書堯

疇咨若予衷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又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有能

俾乂僉曰於鮌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舜哉

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又舜典流共

工于幽州放何必昔日之鮌驩堯哉芻蕘之言詩大

篇先民有言豈必出我下哉孔子之不輕棄天下亦

詳考

論語憲問篇子路宿石門章子擊磬於衛章之類禮記檀弓孔子過

不

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或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孟子離婁篇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是矣自取之也

故聖人之恭敬天之至也

壯專主容以臨下言之論語為政篇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衛靈公篇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則民不莊以上天照臨日月星辰森如為人上者法之是莊也

謙讓遜不伐一則

謙一

千  
 按申鑒至  
 乎矣揖遜  
 之法誤此  
 者

謙與恭相似但恭不敢高也有卑意謙不敢當也有退意如陳子禽曰子為恭也論語子張篇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宣賢於則謙也讓爭之反推以與人也辭讓相似辭者不受耳遜不爭也有柔順意多以出言言之論語憲問

管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言柔

順不與物忤也如遜位尚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位讓于虞舜

作堯典申鑒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揖遜佩文韻府卷

巽朕位釋文巽音遜馬云讓也

上徽號樂章揖遜之美放勳比隆又申鑒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

井考

而海內平矣升菴外集卷之三十六經說部論語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奈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死又一說也  
則讓也不伐者有功而不伐其功也尚書太禹謨帝曰來禹汧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皆盛德之事也君子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和順積乎中而其英華發乎外者如此禮記樂記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夫不伐者禹之德也讓者堯舜泰伯之德也尚書堯典  
若替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衣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又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之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論語泰伯篇子曰泰伯其

謙二

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禹之功賴萬世而不伐大矣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哉堯讓舜舜讓禹正德之道尚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於是乎成而萬古帝王之道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立焉大矣哉泰伯讓而文武之澤被一岱亦大矣哉是皆非以一己之節也非聖人其孰能之乎自孟子好辯歸重於舜禹之讓而堯舜之讓不明矣孟子滕文公下  
篇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萬章上篇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許考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姓受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年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子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踐天子位為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踐天子位為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問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三年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

勇一

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之啓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又滕文公上篇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難又滕文公下篇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難以傳食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悲哉

勇武剛強毅五則

勇亦聖人之大德也謂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蓋聖人之德舉其大者仁智盡之矣而又舉勇以參之者以君子不可無武備也故於經在尚書誓湯之德始

行考

有勇智之稱尚書仲虺之誥天乃錫王可以見已周

官有大司馬周禮大司馬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

殺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

內外亂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

獸行殺之六卿有事而出皆為將軍尚書甘誓大戰

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

一軍軍將藏兵於農地官小司徒職掌建國之教法

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先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

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法子六卿之大夫

又云大軍旅大田役以鎮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章集解馬融曰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

十為成成出萃車一乘文獻通考一百五十一兵考

致堂胡氏曰三代藏兵於農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

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

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

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

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

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司方百里同十為封

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

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

乘馬之法云天子畿方千里堤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我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兵以彌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

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

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

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

也文射禮樂

儀禮射義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以禮也

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教為以男子生懸弧

禮記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

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又內則子生男子

設弧於門左三代君子帶劔

少儀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筭澤劔首還屨問日蚤莫

雖請退詩曰文武吉甫

詩大雅六月篇孔子曰有文事者必

可也有武備

家語相魯篇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備傳曰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成公十三年左傳劉子之言豈不然乎然君

子者為將者也其勇豈武夫兵卒之比哉是其所以

養勇成其德者必於仁必於禮義故孔子曰仁者必

有勇

論語憲問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子路

不必有德傷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問上勇則答以上義

陽貨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又曰勇而無禮則亂

泰伯晉選將

卻縠以敦詩書見選

傳公二十七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丞聞其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見辨道第二十二章考傳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

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

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

之謂盛德

禮記聘義文古之道為爾及於子思作中庸以

考

禮記中庸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勇是或一道  
也。孟子公孫戰國而後文武殊其術。通志職官略第八上  
將軍總叙三代之制，天子六卿，其將皆命卿。故夏  
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  
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義  
云云。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未有其號。魏獻子  
衛文子始有將軍稱。左傳年晉闞沒女寬謂魏子曰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曰：獻子為將軍，率故謂之  
將軍，又禮記曰：將軍，文子之位。上卿同武官，第八下大  
將軍略大將軍注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  
楚虜其大將軍屈平，是也。漢書刑法志：春秋之後，滅  
弱吞小，並為戰國。利增講武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樂之  
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樂之

士因勢輔時，非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秦  
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並著篇籍。秦  
漢而後文武殊其官。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尉掌武事，應劭曰：自止安  
不曰尉，武官悉以為稱。又曰：太尉，秦官，掌武事者。文  
獻考職官部官制總序：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  
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云云。又三  
省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相。唐宋而後又殊其政。物  
紀原：樞密君臣政要曰：唐代宗永泰中，勅中官董廷  
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分  
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自此始用士  
人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文獻通考  
職官：樞密院，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郭崇韜  
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相郭崇韜  
使又置院使一人，號為二府。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  
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

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故今學者習以為常謂

武非逢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虬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後漢

書王符傳度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

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

而問卿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

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履屣出迎援符手而還

與同坐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言書生道義之事而古意隱矣遂執子思之言而謂

之為貴也

儒者之勇專用之於學問者是執一而廢百者也孟

盡心上篇所惡執一者為學者察諸

其賦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武以戡亂言之戡亂不常有故多言勇而不言武

強勇相似強弱之反勇怯之反強弱意廣而勇怯義

窄故子路問強者勇也禮記中庸子路問強子曰南

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

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

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大

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上象傳天行健強者勉強也

上聲為是陸氏以為平聲者陸德明經典釋文周蓋

古來以乾為聖人之德而其意謂聖人無所勉強故

也嗚呼聖人亦人耳豈無所勉強哉亦不知聖人已

且自強平聲不成言也尚書旅棗孔傳聖人乾乾日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趙岐章指言聖人潛德  
辟如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剛柔之反與強勇殊義辟如木與金木柔而金剛至

於水則至柔而物莫能與之爭是強也非剛也剛強

之分可以見已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論語

陽貨篇六孔子既以剛勇為六言之二陽貨篇子曰

言六蔽矣乎云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其為二德者審矣可

謂妄已蓋其為人果敢烈烈不可干之是剛也如子

房之勇漢書留侯傳贊聞張良之智勇以豈然乎是

可以知剛勇之辨也如易剛柔以語卦爻之德周易

下繫

清一

辭傳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

趣時者也吉凶負勝者也天地之道負觀者也日月

之道負明者也天下而易之道尚玩其象上繫辭傳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君子居則

謂剛柔不與它書同宋儒混而一之故有是失已學

者察諸

毅亦剛之類以其力有所堪言之

清廉不欲一則

清者謂不為惡所污也如伯夷孟子萬章下篇孟子

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陳文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陳文子論語公治長篇唯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也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可以見已不欲者顏淵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云云

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憲問篇子路問成人孔子對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文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寡欲也謂不污財利也廉者廉隅之義而有廉隅周禮簡而廉孔傳性簡文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禮記儒行祗廉隅也荀子有廉隅不至於兩傷也漢書揚雄傳不汲汲於

節一

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于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于霸王晏子對以官倦廉隅不正則季故謂取舍分辦截然也後世遂以次原憲侍云云

不污財利為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李陵臨財廉取與義漢書黃霸傳馮翊以霸入射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討簿書正以廉稱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後世之廉即古之不欲也學者察諸也云云

節儉二則

節者禮義之節也禮義皆有所限而不可踰越者是之謂節節之云者論語學而篇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論語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國語晉  
語八脩詩以詠之修禮節之尚書召誥王先服有殷  
御事比介子我有周年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疏以禮義  
特節其性命昭公元年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且問疾云云僑聞之君子有心時朝以聽  
政畫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塞湫底以露其體茲不奕而昏亂百成  
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云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  
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云云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對守其限而不敢踰  
越也大節者論語恭伯篇臨大乃謂禮義之大限也  
皆道之目也自有聖達節次守節之言成公十五年左傳文子臧  
辭而後世遂有節士節婦之稱劉向新序有節士篇又義勇篇卞莊子好  
勇章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云  
云世說新語補德行上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

儉一

漢書佞幸傳石顯傳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  
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冊已病之  
是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為諫大夫云云傳休奕  
秋胡行美此節婦高行魏我哀哉可憇自投長河傳  
玄字休奕本集以命其人之德已  
號曰傳鶴觚集  
儉者節用也如溫良恭儉讓宋儒誤以為聖人之威  
儀遂謂儉不止節用者非矣論語學而篇子貢曰夫  
集註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  
矣朱子語類二十二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  
不放肆意蓋儉者仁人之道也王者之大德也堯舜  
收斂之意  
第茨不剪土階三尺史記李斯傳二世責問李斯曰  
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  
逆之宿不勃於此矣又自序傳墨者亦尚堯舜道言

考

有

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糲音利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  
 冬日鹿裘云云惠按韓非子五蠹篇無堂高三尺句  
 論語泰伯篇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禹吾無間然矣孟子所謂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  
 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蓋古言也謂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氏仁氏而愛物  
 愛惜物也因孟子又愛牛之說梁惠王上篇宣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  
 雖禰小吾而宋儒誤以為慈愛之愛者非矣盡心上  
 何愛一牛章朱注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大金仁山金氏曰集注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  
 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  
 不殺為愛物然知施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

儉二

不知顏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梁惠王上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皆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皆  
 不暴天物之義也禮記王制無事而不田曰暴天物若徒以  
 慈愛言之則孰若浮屠之戒殺乎釋氏要覽五戒一  
 不邪淫四不妄梁惠王上篇孟子所以仁術言之者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云云孟子曰是乃仁術也  
 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欲以誘齊王其好辯之失率如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欲以誘齊王其好辯之失率如  
 是耳如禮與其奢也寧儉論語八佾篇亦謂節用也  
 觀於今也純儉也子罕篇子曰麻冕禮可以見已又曰

齊桓晉文

有其財

新學

富而好禮學而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

文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

國儉則示之以禮同上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

行也有其禮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同上蓋禮必備物貧

則不可備矣雖不負然節其用而不必盈禮是儉也

必欲備物而侈其用是奢也後儒不知本諸古言徒

謂儉者不及之謂論語八佾篇林放問禮之本章朱

則不及而欲就禮爭過不及其論遂致弗通學者察

公一

諸

公正直三則

公者私之反衆所同共謂之公己所獨專謂之私君

子之道有與衆共焉者有獨專焉者書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洪大學曰平天下禮

大學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

之道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禮記中庸天下國家

白及可蹈也中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篇丘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又曰公則說堯曰

詳考

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切公則說

是均平皆公也內則曰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全其私也論語曰父為

子隱子為父隱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有直躬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齊公孫丑下篇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

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

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棺七寸槨稱之自天

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北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

心獨無快于吾聞之也君子不為天下儉其親八

議有議親一曰禮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

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六曰議私也是

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私也是

公者為人所上之道也故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禮記孔子問居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

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

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家

語論禮言聖人之法天道也及於宋儒以天理之公

人欲之私立說中庸章句序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

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

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

夫人欲則求之太深幾乎無恩焉仁齊先生譏之者

齊先生

是矣論語堯曰篇堯曰咨爾舜章古義宋儒每以公字為學問之緊要曰天理之公曰公而以人  
 之是也然公字屢見老莊之書而於吾聖人之書無見之何者是是而非非少無所偏私謂之公然不擇  
 親踈人關弓而射之則必有害於義夫父為子隱子為父  
 射之則垂涕泣而道之不可謂公然人情之至道之  
 所存也故聖人仁以盡其愛義以立其辨猶天道之  
 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不可偏廢也故仁而無義則  
 黑子之仁不可行也義而無仁則楊子之義不可從  
 也苟居仁由義則不待然遂至欲併論語公字刪之  
 言公而自無所偏私矣然遂至欲併論語公字刪之  
 古義公則說公字不見於論語據前篇當作惠字此  
 章舊本通前章合為一章然於武王之章無見而與  
 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彼有恭則不侮一  
 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使人疑因下章有子張之  
 問而誤則亦徵美吹整之類已楚辭九章惜誦懲學  
 再出缺

者察諸

正者邪之反循先王之道是謂正不循先王之道是

謂邪如邪謀漢書鄒陽傳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中之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云云一曰冬

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

臣邪謀有端而不邪說孟子滕文公下篇聖人之可

成至於實則成矣邪說道衰云云邪說暴行又作可

以見已辟諸規矩準繩所以為正之器也循規則圓

者正循矩則方者正循準繩則平直者正先王之道

規矩準繩也故循先王之道而後為正曾子曰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

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變幸而至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也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以大夫之簣非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以大夫之簣非禮也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曹風鴉鳩篇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篇皆以禮言之後世理學興焉舍先王之禮而以理言之以理言之者取其臆已取其臆為正是人自為正可謂

正二

妄矣易有中正周易乾文言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常言疏九二居中又偏然不如九五居尊得位但云龍德而正中者也故其義不與它書同宋儒蓋混之朱子語類中庸第二章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周易震卦六五程傳諸卦二五雖不中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是其所以失也又如大學正心禮記大學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亦謂心一於禮為正其書本說養老禮之義方其行禮時先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事則心不得一於禮故曰心不得其正養老飲食之禮故曰食而不

辟



知其味宋儒不知以禮解之誤矣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古之道為爾仁齋先生遂以大學正心為佛老之歸大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章定本按正心之說非聖門之學也蓋聖人之教尊以仁義為道使人心歸嚮之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也故論語曰道曰德而未嘗有言正心者孟子雖屢言心亦皆曰良心曰本心指示行仁義之本而為言今大學樂憂患害之是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無所審度焉充其弊之所底亦將盡滅人心之用其不可也必矣語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今大學曰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則此三益者皆非為心之不正夫子之言豈可非之哉予予以大學為非孔子之遺書亦以此語孟字義心第三條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本夫人之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木生稟具足

直一

隨觸而動愈出而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乎今乃以心為虛者皆佛老之緒餘而與聖人之道不止薰猶學之不講一至於此可懼也夫又第四條虛靈不昧四字亦出於禪書云云皆不知古言故也

直者曲之反其於德謂伸己之義不由從人也直道者謂不枉其道也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譽者謂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無所低昂司馬相如大人賦低昂於道也仁齋先生喜

言直字乃以不偽為直語孟字義和直第條和直二字意義明白無難解者然

論語一語一部言及於此二字者不知其幾殆與敬字相稱然人知主敬而不知此二字最為聖門緊要之語

蓋和不暴厲直不邪曲和者自寬直者自正和者無  
至角之露直者無智計之巧入德之體立心之要學  
者必不可不注意今表而出之蓋聖人示人切要之語  
過不深留意故今表而出之蓋聖人示人切要之語  
也論語古義公治長篇孰謂微生高直章曰人之乞  
醯其無有而乞諸其鄰以為己物而與之不直甚焉  
又雍也篇孟之反不伐章曰奔而殿人之所美也若  
人稱之則謙默不言乃可矣之反為人惡伐其功故  
若使人以刀歸於己先自暴其實益見其出於天性也  
必不取焉 聖人倭人之陋也蓋誤解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論語子直在其中矣是葉公以訐為直 陽貨篇子  
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云云曰賜也亦  
有惡乎惡微以為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  
直故孔子以隱言之如史魚之直 衛靈公篇子曰直  
者

直二

矢邦無 豈無隱之義哉舉直錯諸枉是以積材之道  
道如矢 為喻材木以直為良以枉為不良故直以喻善人枉  
以喻不善人 論語微其 不爾臯陶伊尹之德豈史魚  
之倫哉 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  
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 孟子枉尺直尋  
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孟子枉尺直尋  
滕文公下篇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  
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  
也孟子曰云云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益也知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云云知枉道而從彼何  
也且子過矣枉己者 本語出處之義耳仁人君子道  
未子能直人者也

辨

大德宏者

論語述而篇陳司敗問章集解

其所行乃有似枉似汚者

如孔子獵較

孟子萬章下篇萬章問曰敢問交際可也云云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獵較猶

見陽貨

論語陽貨篇陽貨欲孔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曰吾將仕矣 欲適佛肸公山

不狃 陽貨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

焉能繫而不食又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

者而豈徒哉如有用皆然後儒狹中小量固執孟子

狹中小量  
之下法說  
稱中散語

之言推諸一切非矣大氏直雖美德亦一德也如白

玉卷而懷之 衛靈公篇君子哉蘧伯玉邦有 其不必

直者可知矣故君子惡舉一而廢百 孟子盡心上篇見前

中庸和衷八則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或以為道之名或以為德之

名或以為性之名如舜用其中於民 禮記中庸子曰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湯建中於民 尚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湯建中於民 尚

仲德建中於民 是道之名也其解見君牙曰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 君牙曰爾身克正罔敢弗 蓋天下之

理以無過不及為其至故人無賢知無愚不肖惟中  
是求自生民以來為然人殊其性所見以性殊人  
殊其所見以居殊而中不定焉天下之所以亂也  
於是先王建中以為極洪範皇建其有極詳見極第一則考使天下之  
民皆由此以行焉故極或訓中一則考見極第一則考是中也者聖  
人之所獨知而非眾人所能知也凡先王之所建禮  
樂德義百爾制度是皆中也是皆極也然先王之所  
以為中者亦非以己所見故建夫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精微之理禮記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及中  
庸朱注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

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以強天下之民  
使從我所好也亦非建斯極而使學者由是以求夫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精微之理也唯其以安天下為  
心故建斯中以為極使天下之人皆由此以行然後  
天下可得而統一不亂耳故先王之所建莫非不甚  
高而人皆可勉強行之者焉賢知者俯而就之愚不  
肖者企而及之是所謂中也辟如建都建諸東則西  
諸侯弗之便建諸西則東諸侯弗之便唯建諸中土  
而後天下諸侯道路均矣道路雖均矣豈能一一均

辟

哉雖不一均矣然亦不甚相遠而人皆可勉強以至焉故先王之道雖不遠人而不可以不勉強者中之謂也祇先王之知大仁至而其思之深遠不唯圖安於今亦必養之成之以俾永安之弗傾也其所為道乃復有若迂遠而不近乎人情幽眇乎不易識焉者是聖人之所以為不可窺測也後世儒者其智也小其思也淺而其操志也銳是以不能務遵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成治於民顧求以言語盡之其如程朱二先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以極乎精微之至仁

齊先生唯取易行者為中而有所擇乎先王之道者皆坐是病故也中庸發揮中庸之書論語之行義也其言肇出於論語而子思行之以作中庸蓋贊無不及而平常可行之德以名其書先儒謬為堯舜以來傳授心法孔門蘊奧之書以高遠隱微之說解之而不知孔孟之教不出于仁義二字而仁義之外又無所謂中庸者也失作者之意殊甚學者苟以名篇之義求之則思過半矣又連言中庸者言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又仲尼曰君子中庸章中庸者謂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也云云同叙由大凡單言中與連言中庸其義迥別連言者言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如曰中庸其至矣乎是也單言中者徒以處事得當而言苟無權以裁之則必有其弊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先儒不察混淆為說者誤矣中字之義從前諸儒多闕深考或以無過不及為中或以不偏不倚為中皆未為當蓋中者就兩端而言剛柔大小厚薄淺深謂之兩端其兩間

之中謂之中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也論語  
雍也篇子曰中庸之為德也章古義中庸之德天下  
至難也世之論道者或以高為至或以難為然唯高者  
可以氣而至難者可以力而能皆有所倚而然唯中  
庸之德平易從容不可以氣而至不可  
以力而能此民之所以鮮能也云云  
如曰中庸中和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皆德之名也中庸者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謂不甚高而可常行者中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解曰所求乎子者孝也所求乎臣者忠  
也所求乎朋友者悌也所求乎朋友者信也孝弟忠  
信四者中庸之德行也是皆非極高至遠之事也

孝弟忠信是也孔子時禮樂不興而民鮮有中庸之  
德故孔門之學以中庸為要辟諸行遠必自邇登高  
必自卑見于孝悌則考所謂高明精微廣大者中庸故至誠無息不息則  
久則徵微則怨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  
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怨久所以成物也博  
厚配地高明配天怨久無疆又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自  
中庸導之故子思曰道中庸雖有中庸之德苟不學  
道則不足以為君子故孔子以民言之論語又中庸之  
為德也其至矣又有小人之中庸及擇中庸之文中  
戰國時又有其材不及中庸之言賈誼過秦論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

辟諸行

樂

俗然而陳涉甕庸編緝之子錄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云云子王制篇中庸民世

俗流傳雖非其本義亦可以見古言已如庸字樂德

亦有祇庸周禮大司樂以樂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用之神祇者為祇康

字典祇正譌从示氏聲見神示則敬會意正字通用與祇通郝敬曰祇从氏下一句書別出其實同

之民者為庸書所謂庸庸祇祇亦然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

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民切曰庸尚書旁通卷二

夏官司勳文王切曰勳若周公國切曰勳若伊尹民切曰庸若后稷事切曰勞若禹治切曰力若咎繇戰

曰庸鄭注法施於民若后稷豈不易之義哉中庸章句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庸宋儒昧乎辭務為精微之解亦以

命聖人之道誤矣

中和者禮樂之德也周禮以禮教中以樂教和見禮

則考和者和順之謂也先王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

不肖企而及之是中也其制樂八音五聲相和以相

濟猶五味之和以養人之德以感召天地之和氣亦

率人情所悅而和順以導之以俾天下之人和順道

德以成其俗是和也此段本在傳晏子和同之辨而說當引之備考証周禮

又有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見考是樂復兼有中

和蓋八音五聲相和相濟則自然無過不及之病也

中庸

如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中和相因焉所謂中者性之德也人之稟質本非若禽獸之偏雖知愚賢不肖之有異皆有相生相長相輔相養之心運用營為之才而隨其所習能移化之猶如在中者之可以左可以右可以前可以後故謂之中焉如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是也成  
十三年左傳二月公如京師云劉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謂方其生之初侗然  
字彙無知也又未成器之侗敬近天威詞守文武大訓孔傳在文武之後侗稚成王自斥莊子庚桑楚篇老子曰衛生之經云能脩

然

然乎能侗然乎云又脩而性侗然而來陸德明音義直而無累之謂三蒼云穀直貌楊子法言學行篇天降生民倥侗顛無知之時既有是德而以見人之蒙注倥侗無知也  
性所以能與先王之道相應故已非謂其不偏不倚不與聖人殊也謂之天下之大本者禮記中庸乃謂聖人之建道乃率人有是性而立之天下萬事莫不本焉已發而皆中節者同謂禮樂之教以養人之德故能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以見先王之道與人性相和順不悖已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上同即率性之謂道意上同非謂喜怒哀樂中節為和也宋儒昧

性之謂道意



乎古言又不知古之道故其解皆誤矣學者察諸

如周禮六德之和者德之名也言人學以成德有此

六德之別也如柳下惠之和孟子萬章上篇孟子曰

亦同皆謂其與物相和順而不忤違也以為司空之

材者司空掌水土百工之事見百工皆順金木皮革

百物之性以作其器故非巽順相入周易巽卦孔疏

說卦云巽入也蓋以巽是象風之卦風行無所不入

故以入為訓若施之於人事能自卑巽者亦無所不

容能和物性則不能掌其事也

如曰允執其中者

論語堯曰篇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尚書大禹謨

惟精惟一謂行天子事也古以執中為人君之道故

亦稱行天子之事為執中不爾堯曰禹謨文意皆不

協矣

如曰中養不中者孟子離婁下篇孟子曰中稱美質

為中蓋世俗之言也

曰時中者禮記中庸君子之中謂以時進退求合禮

義之宜也與時措之宜同上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同意中去聲非中中庸之

中也

衷者正也書曰上帝方一氏若有恒性湯又曰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誓言天立君師以表正其民

民順其教則不失恒心也惠臨此文錯亂與原文不相合故刪若有以三十六

字下皆降者如禮運降於祖廟降於山川降於五祀

禮記禮運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

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

五祀之內則后降德於眾兆民內則后王命冢之降

稱君師之表正其民而歸之天者如天叙天秩之天

奉天道以行之古之道為爾它刪稱君師以下三十

天秩尚書皋陶謨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

有禮自我五如天誘其衷僖公二十八年左傳寧武

禍有庸哉君臣不協以反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

心以相從也又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

相絕秦云云穆公弗聽而即與天奪之魄宣公十五年

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年左傳劉

必有大咎天奪其魄矣相反其人忽悟為善驚以為

殆天意歟故言天引之正也折衷於孔子亦取正於

孔子也謂以孔子之言為正也刪折衷以下二十一

記孔子世家贊中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

善良三則善者惡之反泛言之者詳見孟子曰可欲之謂

是

善見下聖神考雖非先二道凡可以利人救民者

皆謂之善衆人之所欲故也先王之道善之至者也

天下莫尚焉故至善者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贊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先王之道之辭也又有以人言焉者如曰惟善以為

寶大學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同上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曰舉善而教不能論語爲政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論語子日臨

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皆指善人言之雖非聖人然

能立法定制可以治國安民者皆得稱善人焉

有對美而言者美以其有光輝而可觀言之善以其

善二

當義合宜言之如盡美盡善論語八佾篇子謂韶盡

美矣未是也皆以樂言之論語集解孔安

謂以聖受禪故曰盡善也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

下故曰未盡善也又朱注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

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

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

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如先王之道斯

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爲美論語學而篇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

節之亦及孟子善信美大聖神盡心下篇浩生不害

不可行孟子曰善人信人也何謂善可謂信曰可欲之謂

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之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皆可以觀其字

義已

良者謂無瑕疵也以其材言之如良相史記魏世家

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良醫侯有疾云云秦伯

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又

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云云趙孟曰良醫也又定

公十三年齊高疆曰良材管子小匡篇今夫工群萃

三折肱知為良醫良材管子小匡篇今夫工群萃

辨其苦良馬詩鄘風干旄篇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

周禮校人頌良馬而養乘之韓詩外三良僖公七年

傳士為知己者用馬為知己者良左傳管仲

曰云云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又

二十年富辰諫曰云云棄孽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

近又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器之精良

三子登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

良一

呂氏春秋八年紀簡選篇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

中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鬪因用惡劍則不

可簡選精良器械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

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

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器械利合能將之云云

唐書吐蕃傳吐蕃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

利又不可見已朱子解易直也論語學而篇子禽

能甚傷是見有易直慈良之字禮記樂記君子曰禮樂

直也

是見有易直慈良之字

禮記樂記君子曰禮樂

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安為

生則樂陳注朱子曰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

之解已果使良為易直則古人何言易直慈良哉又

如良知良能者孟子盡心上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也良知謂人隨其材質也自然知能也非指惻隱羞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惡辭讓是非之心而言之

是非之心上公孫丑以明先王之道率人性立之而又

言此以明不啻四端人各隨其材質所近自然有所

知能耳皆所以語道之不遠人也王氏不知之乃立

致良知工夫專求諸己者謬矣傳習錄卷三又曰知

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若良知之發更無

私意障礙即所謂克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

便是致其良知即致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

物有數多說今姑舉其一曰來望云聞語學者乃謂即

克疑充

理

源數說標示學者指為晚年定論此亦恐非朱子所

謂格物上求其所謂窮理者也即窮理是就事

事物物上求其所謂窮理者也即窮理是就事

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親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

理歟孺子之入井心之有惻隱沒之後吾心之遂無孝之

是果在於孺子之身邪抑果在於吾心之良知歟皆所謂理也

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此告子義外之說

孟子之非矣天折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

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

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

物

心

前之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  
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辨名考註上之下終

